迷惘？

芸卿

送走了芸，子評覺得有種難耐的空虛。空虛，眞是空虛。精神上的，肉體上的。蕩寂地，壓慴地。艷陽高掛，而他覺得冰冷，覺得灰黯。踽踱在熱鬧的中正路邊，車鳴聲中，人群堆裏，他木然，他怔忡。除開滿腦子雜思——甚至連雜思都不存在了，雜思的極致不就泛成了一片片空白？他再也沒有靈魂，他的靈魂早在她離去的一剎那消失殆盡了。

芸，我多需要妳！多需要妳！……凝視着載走她的三輪車背影，他喃喃自語。他是個最佳的情感隱藏者。除了在日記本子，他從不會在她面前說過這類話，而他知道她了解他的。可是光憑了解何用？我需要愛，踏實的，健康的，而芸給得了嗎？同是陷身於異常情感的泥沼裏，她已自顧不暇了。想至此，思緒不禁又起了陣陣翻騰，胸臆絞然作痛。不能多想了，再想下去我要崩潰的。意義與目的不能併存的愛情，我怎麼會碰上的……

緊一點，評，抱我……再緊一點，嗯……剛閉去思想，而一刻鐘前那幕繾綣醉人的愛情又浮現在腦際。……她的臉頰逗在他胸口不停地摩挲着，他雙手環抱着她纖細的腰身，使勁地貼合着，像似久別重逢的愛侶，深恐再度分離。他已用盡了氣力，而她覺得還不够牢固，不够堅實。「長久這樣下去，我一定會成瘋子……」「你不會的。」「我不會？爲什麼？」「終有一天，我們將等獲幸福，永恒的幸福。」「終有一天？也許眞等獲來臨那天，我已枯萎多時。」「不會的，不會的，祇要我們有足够的信心。我們都還年輕，不是嗎？她的唇緩緩地靠上他的，而他拚命地吮吸着，像龜裂的稻田驟遇甘霖，像餓壞的幼嬰重獲母乳。

愛情爲什麼是這樣子的呢？芸，我們等待得够久了，妳不認爲我們……」沒讓他接下口，她又用唇堵塞了他的。這世界於是變得沈靜起來，除了兩顆密結的心不住地跳動，除了兩個渾然忘却外在傳統桎梏的戀人的私語外。活着畢竟是可貴的。當偎依在戀人溫暖的身畔，人間再沒有更美的時刻。

逐漸逐漸地，熱情在飄昇，醉意在飛馳。愛念伴和着憐惜，慾望跟隨着愛念。迷痴中，迎着彼岸的愛之塔，他本能地衝動着，衝動着，但衝到紅燈邊緣，又頓然駐足了。就像看一齣沒演完的愛情戲。戲程的最高峯正要開始進行，却突然謝幕了。這結果留給他太多的悵惘。雖然他知道主動退縮的是自己。在那炙熱的赤紅邊緣，如果自己再表示一點需求，他們將可能達到另一個神聖境界，然而他沒那麼做，他順服了內心裏另股矛盾力量的阻擊。同意她的「小生命的憂慮」，祇是他自己承認的造詞。而芸，這位燃燒着他整個青春之魂夢的解人的戀人是不會知道的。

艷陽仍然高掛，人群依舊擁擠，而他還是覺得冰冷，覺得空虛。

一念之差

與友討論男女學生之日常費用問題，得下之一個結論：

男：好玩、好動，心胸廣達，三朋四友請客是常事，供男人遊樂之場所多，與女友外出，男的付錢，理所當然，故一一花錢多。

女：胃口小，福利社常見女同學：「飯五毛錢。」給男同學塡牙際都不够，一天飯錢不到五塊錢，如交上一個男朋友，外出遊樂免傷腦筋，好的話，還可寄錢回家，故一一花錢少。